

○序

余之於词数矣，顾词旃止掇芳蕤，未商工拙也。词榷止陈昭代，未及前朝也。因就尤所赏心，及当避忌者，漫列数端，谓之词筌。诚知一漏万，所冀达者三隅悟耳。夫词小技也，程正叔至正色责少游，晦庵夫子乃不免涉笔，正如烹鱼者或厌其腥，或赏其鲜，咸是定评，孰为至论。要以苟怀溉釜之思，则斯篇实亦临渊之助矣。

白凤词人裳题

赖古堂集本词筌，共五十四则，非足本也。予复据倚声集、词苑丛谈、昭代丛书三书，补得十有三则，合之共得六十七则，虽不敢谓为已足，然以较原刊似差胜矣。惟序中所谓词旃、词榷二书，今并不传，亦不见他书称引，滋可惜耳。

圭璋识

○诗词无理而妙

唐李益词曰：“嫁得瞿塘贾，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”子野一丛花末句云：“沈恨细思，不如桃杏，犹解嫁春风。”此皆无理而妙，吾亦不敢定为所见略同，然较之寒鸦数点，则略无痕迹矣。

○词用诗意

“无凭谳鹊语，犹得暂心宽。”韩语也。冯延巳去不多时，用其语曰：“终日望君君不至。举头闻鹊喜。”虽窃其意，而语加蕴藉。又贺方回用义山“见客入来，袜金钗溜。和羞走。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，直用“见客入来和笑走，手搓梅子映中门”二语演之耳。语虽工，终智出人後。

○翻词入诗

词家多翻诗意入词，虽名流不免。吾常爱李後主一斛珠末句云：“绣床斜凭娇无那。烂嚼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”杨孟载春绣绝句云：“闲情正在停针处，笑嚼红绒唾碧窗。”此却翻词入诗，尔子瑕竟效颦于南子。

○入神之句

写景之工者，如尹鹗“尽日醉寻春，归来月满身”，李重光“酒恶时拈花

蕊嗅”，李易安“独抱浓愁无好梦，夜阑犹剪灯花弄”刘潜夫“贪与萧郎眉语，不如舞错伊州”，皆入神之句。

○秦黄词评

少游能曼声以合律，写景极凄惋动人。然形容处，殊无刻肌入骨之言，去韦庄、欧阳炯诸家，尚隔一尘。黄九时出俚语，如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，可谓伧父之甚。然如“钗袖、云堆臂。灯斜明媚眼，汗浹蓂腾醉”，前三语犹可入画，第四语恐顾、陆不能著笔耳。黄又有“春未透，花枝瘦，正是愁时候”，新俏亦非秦所能作。

○子瞻春闺词

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，然其浣溪纱春闺曰：“采索身轻常趁燕，红窗睡重不闻营。”如此风调，令十七八女郎歌之，岂在“晓风残月”之下。

○小词作决绝语

小词以含蓄为佳，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。如韦庄“谁家年少足风流。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”之类是也。牛峤“须作一生才弃，尽君今日欢”，抑亦其次。柳耆卿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亦即韦意，而气加婉矣。

○毛泽民词

毛泽民“酒浓春入梦，窗破月寻人”，此晚唐五律佳境也。

○周清真词

周清真避道君匿李师师榻下，作少年游以咏其事，吾极喜其“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”情事如见。至“低声问向谁行宿，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”等语，几于魂摇目荡矣。及被谪後，师师持酒饯别，复作兰陵王赠之，中云：“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首迢递便数驿。”酷尽别离之惨。而题作咏柳，不书其事，则意趣索然，不见其妙矣。

○朱希真风情词

朱希真鹧鸪天云：“道人还了鸳鸯债，纸帐梅花醉梦间。”咸谓朱素心之士。然其念奴娇末云：“料得文君，重帘不卷，且等闲消息。不如归去，受他真个怜惜。”如此风情，周、柳定当把臂。此亦子瞻所云鸚鵡禅五通气球，皋陶所不能平反也，而语则妙矣。

○康与之满庭芳

词虽宜於艳冶，亦不可流于秽褻。吾极喜康与之满庭芳寒夜一阙，真所谓乐而不淫。且虽填辞小技，亦兼词令议论叙事三者之妙。首云：“霜幕风帘，闲斋小户，素蟾初上雕笼。”写其节序景物也。继云：“玉杯，还与可人同。古鼎沈烟篆细，玉笋破，橙橘香浓。梳妆懒、脂轻粉薄，约略澹眉峰。”则

陈设之济楚，ゾ核之精良，与夫手爪颜色，一一如见矣。换头云：“清新歌几许，低随慢唱，语笑相供。道文书针线，今夜休攻。莫厌兰膏更继，明朝又、纷冗。”则不惟以色艺见长，宛然慧心女子，小窗中喁喁口角。末云：“酩酊也，冠儿未卸，先把被儿烘。”一段温存旖旎之致，咄咄逼人。观此形容节次，必非狭斜曲里中人，又非望宋窥韩者之事，正希真所云真个怜惜也。但受其怜惜者，亦难消受耳。放翁有句云：“璧月何妨夜夜满。拥芳柔，恨今年寒尚浅。”此生差堪相匹。〔此等处举一以概其馀，在读词者自知之。〕

○稼轩有妍媚词

吴履斋赠妓词，不载于集，又与生平手笔不类。然如“锦字偷裁。立尽西风雁不来”，风致何妍媚也，乃出自稼轩之手，文人固不可测。

○宋谦父词

稼轩虽入粗豪，尚饶气骨。其不堪者，如“以手推松曰去”、“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鸟山花好弟兄”及“栓点人间快活人，未有如翁者”等句耳。若宋谦父“客来发，家常茶饭。若肯小留连，更薄酒三杯两盏。江湖上转不如前日，步步危机。人到中年已後，云雨梦可曾常有。被老天开眼看人忙，成今古。”鄙俚村俗，可异般列五侯之鯖，忽加臭齏一碟也。

○陆务观点铁

陆务观王忠州席上作曰：“欲归时司空笑问，微近处丞相嗔狂。”笑啼不敢之致，描勒殆尽。较东坡“司空见惯，应谓寻常。座中有狂客、恼乱柔肠”，岂惟出蓝，几于点铁矣。升庵以为不减少游，此几于以乐令方伯仁也。

○张孝祥压卷词

升庵极称张孝祥词，而佳者不载。如“醒时冉冉梦时休。拟把菱花一半，试寻高价皇州”，此则压卷者也。

○作险韵以妥为贵

作险韵者，以妥为贵，史达祖一斛珠曰：“鸳鸯意惬。空分付有情眉睫。齐家莲子黄金叶。争比秋苔，靴凤几番蹶。墙阴月白花重叠。软语频惊怯。宫香锦字将盈篋。雨长新寒，今夜梦魂接。”语甚生新，却无一字不妥也，末语尤有致。

○廖莹中个依

贾循州虽负乖，处非其据。然好集文士于馆第，时推廖莹中为最。其诗文不传，惟西湖游志载数篇，皆谀佞语耳。不为工也。偶见钞本有个依一词，颇富艳。“恨个依无赖，卖娇眼、春心偷掷。苍苔花落，先印下、一双春迹。花不知名，香才闻气，似月下箜篌，蒋山倾国。半解罗襟，蕙薰微度，镇宿粉、栖香双蝶。语态眠情，感多情、轻怜细阅。休问望宋墙高，窥韩咱隔。寻寻觅

觅。又暮雨凝碧。花迳横烟，竹扉映月。仅一刻千金堪值。卸袜薰笼，藏灯衣桁，任褰臂金斜，搔头玉滑。更恨檀郎，恶怜深惜，仅颤袅周旋倾侧。软玉香钩，怪无端、凤珠微脱。多少怕听晓钟，琼钗暗擘。”

○词家化工之笔

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，方为蓬山顶上。如和鲁公“几度试香纤手暖，一回尝酒绛唇光”，贺方回“约略整鬟钗影动，迟回顾步佩声微”，欧阳公“弄笔偎人久，描花试手初”，无名氏“照人无奈月华明，潜身却恨花阴浅”，孙光宪“翠袂半将遮粉臆，宝钗长欲坠香房”，晏几道“溅酒滴残罗扇字，弄花薰得舞衣香”，真觉俨然如在目前，疑于化工之笔。

○用事须妥切

作词不待用事，用之妥切，则语始有情。刘叔安水龙吟立春怀内曰：“双燕无凭，尺书难表，甚时回首。想画阑倚遍东风，闲负却、桃花兄。”此用樊夫人刘纲事，妙在与己姓暗合。若他人用之，虽亦好语，终减量矣。

○王通叟词无斧迹

词之最丑者为酸腐，为怪诞，为粗莽。然险丽贵矣，须泯其鏖划之痕乃佳。如蒋捷“灯摇缥晕茸窗冷”，可谓工矣，觉斧迹犹在。如王通叟春游曰：“晴则个，阴则个，得天气有许多般。须教撩花拨柳，争要先看。不道吴绫绣袜，香泥斜沁几行斑。东风巧，尽收翠绿，吹在眉山。”则痕迹都无，真犹石尉香尘，汉皇掌上也。两个字尤弄姿无限。

○无名氏青玉案

词有如张融危膝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者，如刘改之天仙子别妾是也。中云：“马儿不住去如飞，牵一憩，坐一憩。”又云：“去则是，住则是，烦恼自家烦恼你。”再若效颦，宁非打油恶道乎。然篇中“雪迷村店酒旗斜”，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语。至无名氏青玉案曰：“落日解鞍芳草岸。花无人戴，酒无人劝。醉也无人管。”语澹而情浓，事浅而言深，真得词家三昧，非鄙俚朴陋者可冒。

○词愈翻愈妙

词家用意极浅，然愈翻则愈妙。如周清真满路花後半云：“愁如春後絮，来相接。知他那里，争信人心切。除共天公说。不成也，还似伊无个分别。”酷尽无聊赖之致。至陆放翁一丛花则云：“从今判了，十分憔悴，图要个人知。”其情加切矣。至孙夫人风中柳则更云：“别离情绪，发来都告。伯伤郎，又还休道。”则又进一层。然总此一意也，正如剥蕉者，转入转深耳。

○邓剡和王昭仪佳句

和王昭仪词，不独文信公，邓剡作亦有佳句。如“眉锁娇蛾山宛转，髻梳

堕马云侧。空有琵琶传出塞，更无环佩鸣归月”，甚有风致，但冰霜之气不如。

○平平无奇词

词有入说部则佳，登词苑则平平无奇者。如舒氏螿妖“绿净湖光浅，寒先到鞭芙蓉岛”，荆州亭女鬼“泪眼不曾晴，家在吴头楚尾”，卫芳华聚景园“落日牛羊豕上，西风燕雀林边”，郑氏“何计可同归，雁趁江南春色”等阙是也。至去箭离弦诸作，更不足言矣。

○後主与徽宗词

南唐主浪淘沙曰：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”至宣和帝燕山亭则曰：“无据。和梦也有时不做。”其情更惨矣。呜呼，此犹麦秀之後有黍离也。

○少游词与时间不合

少游“酒醒处、残阳乱鸦”，情事可念。但细思此景，多在冬间，与梨花时不合，岂一时偶有所触耶。

○屯田後句

柳屯田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，自是古今俊句。或讥为梢公登溷诗，此轻薄儿语，不足听也。

○刘迎乌夜啼

元遗山集金人词为中州乐府，颇多深裘大马之风，惟刘迎乌夜啼最佳。“离恨远萦杨柳，梦魂长绕梨花。青衫记得章台月，归路玉鞭斜。翠镜啼痕印袖。红墙醉墨笼纱。相逢不尽平生事，春思入琵琶。”余观谢无逸南柯子後半云：“金鸭香凝袖，铜荷烛影纱。凤蟠宫锦小屏遮。夜静寒生春笋，理琵琶。”风调仿佛相同。才人之见，殆无分於南北也。

○无名氏二词

偶於友人处见念奴娇一词：“鸳帏睡起，正飞花兰径，啼莺琼阁。对镜梳妆，愁见那，怯怯容颜瘦弱。一自仙郎，眉梢眼尾，屡订西厢约。墙花拂影，独眠何事如昨。谁怜潘果空投，贾香难与，更红笺谁托。带眼轻拴须看取，杨柳腰肢如削。珠履玲珑，罗衫雅澹，件件无心著。何时厮见，得偿今日萧索。”又孤鸾一篇：“虾须初揭。正寺日停钟，霜风鸣铁。懒自梳妆，乱挽鬟儿翠滑。追想昨宵瞥见，有多少动情难说。枉在屏风背後，立罗袜。听玉人言去苦难泄。任树上黄莺，歌遗离别。强欲排馀恨，反寸肠悲裂。试使侍儿挽住，想未离、画桥东折。传道行踪已远，但垂杨烟结。”二词俱工，不载作者姓名。後观诗话类篇，乃玄之自叙，梦中美人所歌，而不自载其姓。後有跋亦以诸词出於假托，而自称[B070]丘道人。如此，两人文藻虽优，一何暧昧。

○姜张咏蟋蟀词

稗史称韩画马，人入其斋，见身作马形，凝思之极，理或然也。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。如史邦卿咏燕，几于形神俱似矣。次则姜白石咏蟋蟀：“露湿铜铺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听伊处。哀音似诉。正思妇无眠，起寻机杼。”又云：“西窗又吹暗雨。为谁频断续，相和砧杵。”数语刻划亦工。蟋蟀无可言，而言听蟋蟀者，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，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。然尚不如张功甫“月洗高梧，露泫幽草，宝钗楼外秋深。土花沿翠，萤火坠墙阴。静听寒声断续，微韵转、凄咽悲沈。争求侣，殷惑劝织，促破晓机心。儿时曾记得，呼灯灌穴，敛步随音。任满身花影，犹自追寻。携向华堂戏斗，亭台小、笼巧妆金。今休说，从渠床下，凉夜听孤吟”。不惟曼声胜其高调，兼形容处心细如丝发，皆姜词之所未发。常观姜论史词，不称其“软语商量”，而赏其“柳昏花暝”，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。

○秦柳周康词协律

长调推秦、柳、周、康为颶律，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，可称禁脔，馀多应酬铺叙，非芳旨也。周清真虽未高出，大致匀净，有柳 τ 花之致，沁人肌骨处，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。龠州谓其能入丽字，不能入雅字，诚确。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，则不尽然。但生平景胜处为多耳。要此数家，正是王石厨中物，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，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、史邦卿、方千里、洪叔诸家。

○陆雪窗瑞鹤仙

从来文之所在，不必名之所在。如陆雪窗名不甚著，其瑞鹤仙春情末云：“待归来，先指花梢教看，却把心期细问。问因循，过了青春，怎生意稳。”迷离婉妮，几在秦、周之上，今误作欧公非是。

○长词忌演凑

作长词最忌演凑，如苏养直“兽半才”，前半皆景语也。至“渐迤邐，更催银箭，何处贪欢，犹系骄马。旋翦灯花，两点翠眉谁画。香灭羞回空帐里，月高犹在重帘下。恨疏狂，待归来、碎揉花打”，则触景生情，复缘情布景，节节转换，稼丽周密，譬之织锦家，真窈氏回文梭也。

○词见世风

南唐主语冯延巳曰：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何与卿事。”冯曰：“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不可使闻于邻国。”然细看词意，含蓄尚多。至少游“无端银烛殒秋风。灵犀得暗通。相看有似梦初回。只恐又抛人去，几时来”，则竟为蔓草之偕臧，顿丘之执别，一一自供矣。词虽小技，亦见世风之升降，沿流则易，逆洄实难，一入其中，势不自禁。即余生平，亦悔习此技。

○词病浅直

词莫病于浅直，如杜牧清明诗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本无高警，正在遥指不言，稍具昼意。宋子京演为锦缠道词，後半曰：“向郊原踏青，恣歌携手。醉熏熏尚寻芳酒。问牧童，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，那里人家有。”何佻父也。未审赋落花时，伎俩何在。然其蝶恋花云：“绣幕茫茫罗帐卷。春睡胜腾腾，困入娇波慢。隐隐枕痕留玉脸。腻云斜溜钗头燕。远梦无端卜又散。泪落胭脂，界破蜂黄浅。整了翠鬟匀了面。芳心一寸情何限。”此真是半臂忍寒人语。

○朱国箕词

闽人朱国箕，寿秦伯和侍郎曰：“樱桃抄乳酪。正雨厌肥梅，风夕吹箛。咸瞻格天阁。见十眉环侍，争鸣弦索。茶瓿试瀹。更良夜沈沈细酌。”数语颇善写豪华之概。惜後皆夏畦之言，举之齿。秦即桧孙，按此时已失势，所谓岁收租六十万斛全不济事也。暴殄尚犹若此，比赫时，不知更当何如。

○草堂未收清真佳词

从来佳处不传，不但隐鳞之士，名人犹抱此憾。周清真人所共称，然如：“乳鸭池塘水暖。风紧柳花迎面。午妆粉指印窗眼。曲理长眉翠浅。闻知社日停针线。探新燕。宝钗落枕梦魂远。帘影参差满院。”草堂所收周词，不及此者多矣。

○欧词不如范词

庐陵讥范希文渔家傲为穷塞主词，自矜“战胜归来飞捷奏，倾贺酒，玉阶遥献南山寿”，为真元帅之事。按宋以小词为乐府，被之管弦，往往传于宫掖。范词如“长烟落日孤城闭，羌管悠悠霜满地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，令“绿树碧帘相才映，无人知道外边寒”者听之，知边庭这苦如是，庶有所警触。此深得采薇出车、杨柳雨雪之意。若欧词止于谀耳，何所感耶。

○文人词涉於淫

文人无赖，至驰思杳冥，盖自高唐作俑而後，遂浸淫不可禁矣。毛文锡巫山一段云曰：“远风吹散又相连。十二晚峰前。暗湿啼猿树，轻笼过客船。”摹写云气，真觉氤氲蓊渤，满于纸上。末云：“朝朝暮暮楚江边。几度降神仙。”虽用神女事，犹不失为国风好色。若牛峤“风流今古隔，虚作瞿塘客”，未免太涉于淫。至牛希济黄陵庙曰：“风流皆道胜人闲。须知狂客，拚死为红颜。”抑何狂惑也。然词则妙矣。

○伤离念远词

伤离念远之词，无如查^一“斜阳影里，寒烟明处，双桨去悠悠”，令人不能为怀。然尚不如孙光宪“两桨不知消息，远汀时起”，尤为黯然。洪叔“醉

中扶上木兰舟，醒来忘却桃源路”，造语尤工，却微著色矣。两君专以澹语入情。

○草堂选鹧鸪天不佳

鹧鸪天最多佳辞，草堂所载，无一善者。如陆放翁“东邻斗草归来晚，忘却新传子夜歌”，赵德麟“须知月色撩人眼，数夜春寒不下阶”，姜白石元夕不出“芙蓉影暗三更後，卧听邻娃笑语归”，有诗人之致，选不之及，何也。向伯恭咏秋迂曰：“霞衣轻举疑奔月，宝髻倾τ若坠楼。”追琢工致，绝似杨、刘诗体。宋词多佳，而诗不逮者，亦其力有所分也。

○刘云间佳句

刘云间“烧罢夜香愁万叠，穿花暗避阶前月”，佳句也。末句“柔情一点蔷薇血”，终嫌伤雅。词不嫌秣丽，须要雅洁耳。

○景中含情

凡写迷离之况者，止须述景，如“小窗斜日到芭蕉，半床斜月疏钟後”，不言愁而愁自见。因思韩致光“空楼雁一声，远屏灯半灭”，已足色悲凉，何必又赘眉山正愁绝耶。觉首篇“时复见残灯，和烟坠金穗”，如此结句，更自含情无限。

○张玉田词叶宫商

词诚薄技，然实文事之绪馀，往往便于伶伦之口者，不能入文人之目。张玉田乐府指迷，其词叶宫商，铺张藻绘，抑以可矣。至于风流蕴藉之事，真属茫茫，如啖官厨饭者，不知牲牢之外，别有甘鲜也。

○陆辅之所摘多佳句

陆辅之所摘，虽断璧碎玕，然多属宋人佳句。如刘小山一翦梅“一般离思，两销魂，马上黄昏，楼上黄昏”，王碧山醉蓬莱“一室秋灯，一庭秋雨，更一声秋雁”，赵钓月风入松“珠帘卷上还重下，怕东风、吹散歌声”，赵彦端谒金门“波底夕阳红湿”，陈西麓绛都春“琴心不度春云远，断肠难托啼鹃”，读之不见其全，真令人忽忽如失，有蛤帐中将旦之惜，深恨藏书不广。

○温词不载春晓曲

州曰：“油壁车轻金犊肥，流苏帐晓春鸡报。”非歌行丽对乎。然是天成一段词也，著诗不得。按温集作春晓曲，不列之诗。花间采温词至多，此亦不载，仅草堂收之耳。然细观全阙，惟中联浓媚，如“笼中娇鸟暖犹睡”，亦不愧前语。至“帘外落花闲不扫”，已觉其劲。至“衰桃一树近前池，以惜红颜镜中老”，尤不旖旎也。作歌行为当。

○苏黄隐括体不佳

东坡隐括归去来辞，山谷隐括醉翁亭，皆堕恶趣。天下事为名人所坏者

，正自不少。

○陆卓钗头凤

宋陆务观春游，遇故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，妇与酒肴，陆怅然赋一词曰：“红酥手。黄藤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。卜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错错。春如旧。人空瘦。泪痕红鲛绡透。桃花落。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莫莫。”每见後人喜用此调，率无佳者。难于三叠字，不牵凑耳。独吾友卓珂月错认一阙为工。“浓于雾。坚于树。春愁不比郎相负。风何恶。云何薄。今朝相弃，昔年相约。诺诺诺。人无绪。书无据。蓦然一旦帘前遇。欣还愕。疑还度。容颜虽似，丰神难学。错错错。”後半尖警，殆过于原词，不惟无愧而已。

○卓词戏用宋子京韵

宋宋子京过繁台，遇内家车子，有褰帘者曰，小宋也。宋作鹧鸪天曰：“画毂周鞍狭路逢。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金作屋，玉为笼。车如流不马如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几万重。”卓珂月曰：“天子闻而赐焉，事甚佳，而词中拮据唐句甚丑。余戏用其韵，代为一章，诚以宫人之逸致，天子之高怀，不可埋没，要使小宋当之，无愧色耳。”疑与瑶姬宿世逢。姓名吹入耳轮中。幽情不用征袍递，密意何烦坠叶通。听以鸟、换周笼。明珠谁敢探骊龙。直须远觅茆山药，赚取香魂出九重。“余意词诚工丽，但末句竟欲作古洪会俩，人主岂能堪耶。原词仅作企慕之言，故大度者哂笑之而加怜耳。两起句处，亦觉原词浑成。

○词忌（词有三忌）

小词须风流蕴藉，作者当知三忌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，二不可涉演义家腔调，三不可像优伶开场时叙述。偶类一端，即成俗劣。顾时贤犯此极多，其作俑者，白石山樵也。

○古词别本（李重光鹧鸪天）

李重光深院静小令，升庵曰：词名捣练子，即咏捣练也。复有云鬓乱一篇，其调亦同，众刻无异。常见一旧本，则俱系鹧鸪天，二词之前各有半阙。“节候虽佳景渐阑。吴绫已暖越罗寒。朱扉日暮随风掩，一树藤花独自看。云鬓乱，晚妆残。带恨眉儿远岫攒。斜托香腮春笋嫩，为谁和泪倚阑干。”“塘水初澄似玉容。所思还在别离中。谁知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珍珠月似弓。深院静，小庭空。断续寒砧断续风。无奈夜长人不寐，数声和月到帘栊。”增前四语，觉神彩加倍。

○增补古词（刘延仲补李後主词）

《词统》记载李後主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。词曰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

翻轻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曲阑珠箔，惆怅掩金泥。门巷寂寥人散後，望残烟草凄迷。”後缺三句，余偶读宋稗，其词乃临江仙也，刘延仲已为之补矣。“何时重听玉骢嘶。扑帘飞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虽不能高胜于前，比补花蕊夫人词者，相去悬矣。

○古佚词（宁宗看杏花词）

小词工于宋，虽禁掖中亦谐音阙。余偶见一古帖，虫蚀已甚，皆宋高、孝、光、宁书也。宁宗有看杏花一词，依稀尚全。“花似醺容上玉肌。方论时事却嫔妃。芳阴人醉漏声迟。珠箔半钩风乍暖，周梁新语燕初飞。斜阳犹送水精卮。”虽未高出，亦自风致。

○存疑（花庵载作者不同）

“枕障熏炉隔绣帏。二年终日两相思。杏花明月始应知。天上人间何处去，旧欢新梦觉来时。黄昏微雨画帘垂。”花庵以为张泌作。按小说，乃张曙代其叔伤妾之作。“新月娟娟，夜寒江静山衔斗。起来搔首。梅影横窗瘦。好个霜天，闲却传杯手。君知否。乱鸦啼後。归兴浓如酒。”花庵以为苏过叔党作，注曰，此时方禁坡文，故隐其名，以传于世。或以为汪彦章所作，非也。按稗史，称彦章在京师时赋此。绍兴中，知徽州，仍令席闲歌之。坐客有挟怨者，亟纳桧相，指为新制以讥桧。桧怒讥言者，迁之于永。观此说，则又系汪作无疑。此亦事之聚讼而不能决者也。

◎补遗

○王次回善改词

王次回喜作小艳诗，最多而工，疑雨集二卷，见者沁入肝脾，里俗为之一变，几于小元白云。词不多作，而善改昔人词，殊有加豪颊上之臻。如秋千改徐文长云：“多娇最爱鞋儿淡。有时立在秋千板。板已窄棱棱。犹馀三四分。一钩浑玉削。红绣帮儿雀。休去步香堤。游人量印泥。”

○山谷用温诗

温飞卿小诗云：“合欢桃核真堪恨，里许元来别有人。”山谷演之曰：“你有我，我无你，分似合欢桃核，真堪人恨，心儿里有两个人人。”拙矣。[同前]

○李似之咏木犀

李似之咏木犀云：“胜如茉莉，赛得荼蘼。”岂不可笑。[同前。]

○词语不佳

曹西士西河首句“今日事，何人弄得如此”，王实之“首尾声四年台省，好官都做一回”，刘克庄“老师付受文章脉”，呜呼，笔墨何辜，竟至此乎。[同前。]

○蒋捷用骚体不妙

蒋捷用骚体作水龙吟招梅魂，奇耳，固未为妙。〔同前。〕

○王彦泓改洪叔词

王彦泓改洪叔作云：“东风吹破藻池冰。云穿天半晴。腊梅香老睡香清。妆成出画屏。花艳艳，玉英英。罗衣金缕明。闹蛾儿簇小蜻蜓。相呼看试灯。”次向旧作“晴光开五云”，甚丑。下云：“绿情红意两逢迎，扶春来远林。”綦妙。不妨并存。〔倚声初集卷六引词筌。〕

○王彦泓改冯伟寿词

王彦泓改冯伟寿作云：“自双黛能啼鸦。帘外翠烟斜。社前风雨重来，燕子未入人家。鞋儿试著无人问，莫是略宽些。他想楼上，闷拈箫管，憔悴菱花。”旧作已归燕子，略作忒，菱花作莺花。虽止易数字，精神若增。尤妙于以鞭花易莺花也〔同上。〕

○王彦泓改洪作词意俱换

王彦泓改洪叔词云：“花雾涨冥冥。欲雨还晴。薄罗衫子着来轻。解道明朝寒食近，且莫成行。花下酒频更。纤手重增。十三弦畔诉离情。又得一宵相伴也，无限丁宁。”比洪作止存三句，词意俱换，几於虞允文用王权之才，不止李太尉入河阳军也。

○王彦泓改刘叔安词

王彦泓咏茉莉，改刘叔安词云：“帘栊午寂，正阴阴窥见，後堂芳树。绿遍长丛花事杳，忽见琼葩丰度。艳雪肌肤，蕊珠标格，销尽人间暑。还忧风日，曲屏罗幕遮护。长记歌酒阑珊，微闻暗麝，笑觅衣沾露。月没阑干天似水，相伴谢娘窗户。浴後轻鬟，凉生滑簟，总是牵情处。惹人幽梦，枕边零乱如许。”帘中堂後，绿阴掩霭，说花时已觉有情，艳雪蕊珠，状花之色，暗麝状花之香，鬟间、簟上、枕边、举护花者之张设，戴花者之神情，摹拟逼到，语复俊丽，可称词中圣手。然用刘语不过四句，此可竟称次回作也。

○词宜本色语

词虽以险丽为工，实不及本色语之妙。如李易安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，萧淑兰“去也不教知，怕人留恋伊”，魏夫人“为报归期须及早，休误妾、一身闲”，孙光宪“留不得、留得也应无益”，严次山“一春不忍上高楼，为怕见、分携处”，观此种句，觉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，安排一个字，费许大气力。

○王荆公词平直板硬

王荆公论词，虽知“细雨梦回鸡塞远”之妙，然自作未免平直板硬，不及其儿之饶翠也。